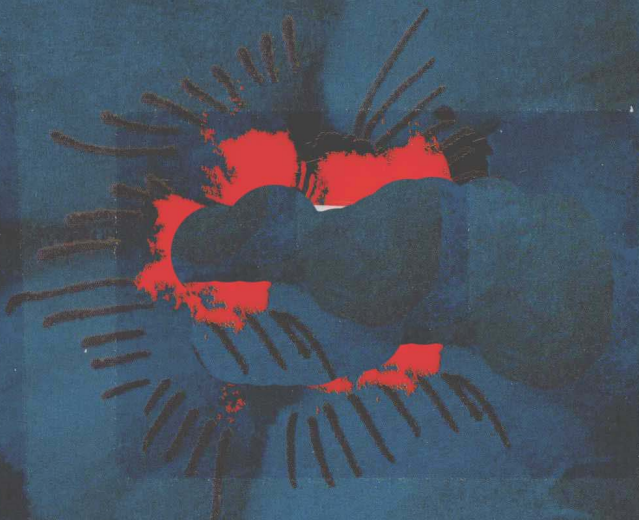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中学生三部曲

陈丹燕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女中学生三部曲

陈
丹
燕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中学生三部曲：普通版 / 陈丹燕著. 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376-4099-2

I. ①女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9162 号

女中学生三部曲(普通版)

陈丹燕 著

策 划: 浙江天舟

责任编辑: 邢 薇

特约编辑: 童 舟

封面设计: 陈太阳

插 图: 赵 梓

出 版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(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72 号 050051)

总 发 行: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134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-10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6-4099-2

定 价: 1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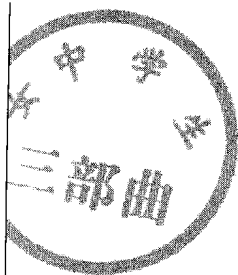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总发行公司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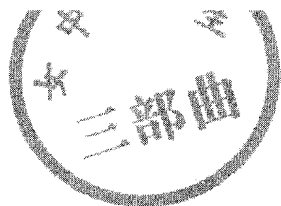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: 0731-82801757/82918792 传真: 0731-82801356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

- 女中学生之死 / 1
- 青春的谜底 / 115
- 青春的翅膀能飞多远 / 185



女中學生之死

1986.3.21.

宁歌这三面环屋的家里，只有天窗，井般的幽黑，在黄昏时分升腾着潮热陈旧的气味，还有宁歌母亲劣质香烟辛辣的臭气。记者浅绿的衣服像棵特别新鲜的草，静静地不动声色地坐在脏得黏手的木凳上，面对许多书：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克里斯蒂、安徒生、德莱塞、毛姆。《死屋手记》里夹着林彪当年的题字手迹图片：“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。”床上扔着参加葬礼的亲戚送的东西：大红被面。记者拿过宁歌的摘抄本，第一页抄着报纸上的小短文：莱辛说假如上帝把真理交给我，我将谢绝这份礼物，而宁愿自己费力去把它找到。记者仔细地抚摩这张纸，这是她写在报纸上的文章，后来曾被部主任严厉批评过。她心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不宁。几天前，她听说有个女学生自杀，是所有小学毕业生都梦想的龙门中学的学生，那时候她站在报社走廊上，能听到圆窗外面春天强劲的风在还光秃秃的树枝间席卷，她心里点点滴滴激动忧伤起来，心里有个声音不断告诉她这是个和青春连在一块的死亡的谜语，必将是一个女孩把摇篮与墓地连在一块的故事。

邻居来了，又走了，告诉她有人看见宁歌母亲在下班急匆匆的自行车流里慢慢地走，手里捏着宁歌火化前的照片，又有人说她在肮脏的小饭馆里一边喝酒一边

哭，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。记者对人说要再等一会儿。她要等她。

大理石骨灰盒在暮色里泛出一片白光，使她困惑。在解剖台上看到宁歌的裸体，像一朵落在土里的淡红的牵牛花，新鲜，透明，满目青春，怎么能突然装到这小小的骨灰盒里去？不因为衰老，也不因为病，不是战争，也不是车祸。想死，就自杀。

宁歌的照片挂在昏暗的墙角，只是因为青春，她脸上渗透了一种迷人，使人感慨也使人喜欢。只是那眼睛，像永远静静燃烧的煤块，释放着逼人的什么。

屋顶的瓦上有脚步声，轻而飘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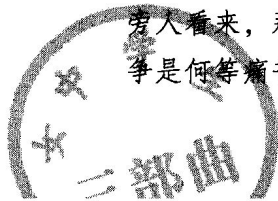
1985.6.21.

听别人说，太阳没出前在地上画九个圈，一个套一个，站在当中第九个圈里，向天空说一个愿望，忏悔，欢乐，什么都可以，这时候天上的神听得见，而且肯帮助祈祷的人。

我天没亮就起来，丁丁正酣睡得死去活来。我到校园里早就看好了的坡地上，画好圈，站好，抬起头来，突然看到一片还没出太阳的夏日蓝天，很大、很深，像拥抱我似的扑来。那晴朗的天，当没阳光的时候，简直温柔得说不出。我心里突然鼓胀起许多软的和硬的东

西，塞得紧紧的，很烫、很疼，像要炸开似的。我就愣在那儿了，听见晨风在耳边走过，感到脖子上有一根血管突突地跳。我真想对天上那温柔的神说，但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后来，我拼命大叫一声，我还从没这样叫过，声音从来没听到过，像浑浊的叹息又像尖利的口哨，我觉得它一直传到了没有一朵云的蓝天深处。我表示了什么？说不清，大概神会明白。它是从我心里发出来的。这学期突然变得这样多思又这样浑浊，这样愤怒又这样伤感，自己也不明白。有时我觉得，自己静静坐在凳子上的时候，很像一颗滴滴答答走着的，就要爆炸的大炸弹。

下午下课以后，大家纷纷去体育锻炼。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孤独，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无所事事，初二的一群女生在林荫道上唱歌，一支快乐得要命的歌，老是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被她们唱得又羡慕又心烦。我独自玩起跷跷板的游戏来。慢慢，我觉得心里有一种力量，被压抑的力量，在内心深处挣扎，我真想叫，想绕操场跑它十圈，想找人拼命，想跳那种看起来过瘾极了的迪斯科，可惜我不会。但抑制它的力量努力把我按在椅子上，而且不让我跟别人说话，像把我锁在抽屉里一样。旁人看来，那似乎是种懒懒的倦怠，但谁知我心里的抗争是何等痛苦！我到底怎么了？好像突然间变得不明白



自己了！其实，又何止不明白自己，也不明白面对的这个社会。我就像《城南旧事》里的小英子一样，分不清哪是好人，哪是坏人，就像分不清海跟天一样。有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只是块透明的琥珀，其中的精妙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有时又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觉得黑蒙蒙很可怕。记得在哪本画册上看过一幅画，一个少女惊恐地看着画面外，在她前面，有一个巨大的无以名状的阴影。看了那幅画，我真怕，真伤心，阴影也许就是社会。那天图书馆空荡荡的，我一个人坐一长条凳子，像夜空里一颗孤独的星。或许我前面的道路到处都有盖着美丽鲜花的陷阱和深渊，或许世界像森林，长满了信任、尊敬、友谊的大树，生活在那儿就像生活在自由芬芳中，谁知道呢？小时候从来没想到还有这么心烦的事。

真盼望能出现奇迹！出现一双大手保护我，我能像书中女主人公一样躲到一个宽大的肩膀后面，但我又希望在外人眼里，我永远是无邪纯洁、无忧无虑的孩子。我也不想让母亲知道我苦闷、彷徨。怕她为我难过，更怕她认真，最怕老师接踵而来的一本正经的教导，教导得愚蠢专制。我希望大家永远用看孩子的眼光来看我，为我感到快乐。但其实这种心理也是一条代沟。人们都说，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。他们反以为白色最单纯。岂知，白色才是最复杂的色！我苦闷、愤怒，正艰难地

同生活中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旋涡抗争。

1985.6.22.

又快大考了。进龙中以后，实在考怕了。刚进龙中时，刘老师高兴得要命，我们这一年小学毕业班全区只有四个学生考进这儿，进了龙中就进了培养国家栋梁之才的地方。一进学校，就拼命考我们，后来才知道这是龙中惯例：给新生下马威。没一个考得理想，好多女生都哭，觉得没脸见人了。我可不在乎分数，我相信自己聪明，可我心烦，感到压抑。

班上的同学不论阴晴寒暑，只是读啊，读啊，考啊，考啊，没有穷尽，头悬梁，锥刺股。老师得意扬扬地说考试，同学们木呆呆地听，像受了惊吓的小动物。无穷无尽的复习题，今晚自习有得忙了！我爱读书，不读书我活不了，可对这样的操练实在烦，这是训练机器人，是人就透不过气来。

现在阳光多好！夏天刚刚来，树叶长得这样茂盛、新鲜、滋润，我简单，形容不好，虽然我语文很好，一旦用到生活中来，又觉得很差。我只能用心去感受它。把衬衣袖解开的时候，风暖融融地在手臂上掠过去，带着阳光的气味，吹起胳膊上的汗毛，真是舒服极了！我心里又欢喜又惆怅，好像这阳光这风一直透进我心里去

了。外面那棵树干细长细长，树冠绿绿的像个少女在低头沉思。真好啊，这世界。

我做了好几个动作，想让隔一条走廊的陆海明看见，可他皱着本来就连在一块的浓眉毛，拼命抄黑板上的题，那份严肃、紧张、重要，好像做了这题就能得一百分。勉强对我露一点点儿笑脸，没劲！老师没刮胡子的脸呈现出一派神秘不宣，像傲慢，像到了他报复我们平时有不服从他的地方，总之像个得不到人民拥护的专制又愚蠢的国王，我恨他。

我偏不抄，偏去看外面在风里阳光里泥土里的绿色的小树，它真好看。洒满太阳金色光芒的天空真漂亮啊！天到底是什么？天上到底有什么呢？到底会不会有神？西方的上帝，东方的佛，还有安拉什么的，他们俯视人间的生死。那么我又什么时候死呢？如果我知道究竟哪一天死，第一件事就要去抢劫银行。带上足够的钱去周游世界，去看看草原、森林、海洋和干燥的沙漠。最好能骑马去，我真想有匹马，戴了草帽，背了弓箭或枪，风驰电掣地去！

到生命的最后五天，我到埃及的金字塔里去，去看看法老的咒语，记得在杂志上看到法老咒语显灵，好些看到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死去的事，我心里特别激动，好想亲自去冒险！我有点儿相信这是真的事。我要去探索

这里面的奥秘。要是能活着出来，我再去百慕大三角区，去看飞碟，真希望能找到他们，他们把我捉上去，我要和他们谈谈宇宙和地球，他们会长成什么样子？会像科幻小说里写得那样庄严有趣吗？我还要看一看飞碟的构造原理。我可是真想让地球上的人也造飞碟，去研究地球之外的生命，如果突然我又不死了，那我长大就可以做这方面的专家。如果这些事做到了，我就是死也很甘心。在死以前想做什么，就做什么，然后等别人来不及管我的时候，就死了，他们追也追不上，多好！

突然发现老师站在我跟前。我一个字没抄，他气得要命。他又蛮横又轻蔑又恨地瞥我一眼，回到黑板前，问大家抄好没有，教室里零零落落地应着，他哗啦啦地擦了，拿一大张纸往黑板上抄新题。到底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回过头来，在纷纷扬扬的粉笔灰里说：“宁歌，你自己的成绩自己是有数的啰！”

是啊，上次测验我得了75.5分，全班最低。但我在同学们拼命背题的时候看完整整一本电子学方面的书，肯定收获比他们都大。老师给的一个分数怎么能代替自己真正学到的东西？最恨像羊羔一样被人驱赶着读书。

可连陆海明都怪样地看我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，好像还有点儿嘲笑。我的心一下子凉了，金色夕阳下图书馆里那个英气勃发、聪明过人的男孩子到哪儿去了？

可我偏把钢笔收起来，就不抄！老师和他都好像认定我要考不及格一样！我比死读书的同学要聪明有学问许多！我真想大叫，实在想极了。我恨老师，恨这学校教室给我的一种不公正的压迫，他们都不懂一个最最简单的道理：分数不能代表人。但他们就是比我强大有力，能压迫我。

外面还是那么美好。美好得有点儿不真切。因为我四周的气氛是那么惹人讨厌。我总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那许多美好的东西，却不能飞身投入。

下课了。开晚饭了。太阳落山了。每天走进食堂我都有种小偷似的惶惶不安，好像别人的每个眼风都在对我说，你又想不交饭钱吃白食啊！我简直无地自容。妈妈这个月的退休工资又迟了，我买最便宜的菜，难吃极了的细粉汤，又有女生的眼风惊奇般地扫来，好像说，这样能下得了饭？那是娇滴滴但尖酸无比的眼风！她们是爸爸宠妈妈爱，心肝宝贝叫着，家庭教师教着考进来的，我全靠自己，我骄傲又孤独。

我仓促地吃完饭出来。

校园里荡漾着晚风。广播里播放小号 Solo，小号声在暮色中闪闪发光的河面上凄凉地吹拂，我不知道那曲子叫什么，但它那高亢、那洒脱、那透明的悲伤，轻轻摇动了我的心。

半个月亮像剪下来的指甲，被人随便扔在天边。夜鸟急匆匆地回家。我想起满黑板复习题不知向谁抄去。绝不向陆海明抄！真一道题也不做，我心里也慌。真矛盾。有什么地方躲过这时刻就好了。

晚自习的钟响了，一百年以前建校时候，就用的这口钟，声音像修道院。向丁丁要来题一看，有一半儿是重复练习，其实是要求熟练操作而用不着思维能力和创造理解发挥。

陆海明头发脏了，粘在一块，在头上参着，实在让人看了不舒服。他一到考试就这样，何老师还表扬他是全力以赴。不修边幅发奋读书是畸形的，太不美好了，人应该是很美丽的，而陆海明的头发上又是汗味又是油味。前面有人在证题，争得津津有味，烦得想骂人。

1985.6.23.

早上躺在床上听广播剧《没有歌声的春天》，那小姑娘在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还要唱我爱爸爸，也爱妈妈。她唱着唱着，难过地停下来哭了，可电子琴还在欢乐地响。我躺着，听见噗的一声，那是我的眼泪，像夏天雷雨开头的大雨点一样，一下一下沉重地打下来。

我仔细打量自己的手掌，所有的手纹都又细又碎，奇奇怪怪地交错在一块，像一道难以越过的愁苦之墙。

在那里，善于算命的吉卜赛女郎会看到泪水，很多泪水在无声地流。我心中的伤疤被揭开了。

以前我一直对自己的家世很淡漠。别人问起我，总淡淡一笑，过后，也不会多想什么。依稀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厂里挨斗，脖子上挂过一串破鞋。但我没见她哭过，也从没听见她说过爸爸。好像在叫妈妈的同时，就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中启示给我，我是个私生子。

妈妈难得笑一笑。她穷极了。我小时候也穷极了，连蜡笔都是借小飞的。但我从未看到妈妈招惹过男人，她绝不是舅妈骂的轻浮女人。为什么生下我，我不知道。但愿是因为一次浪漫而不幸的爱情。我从不问妈妈，也许惧怕遥远童年看到的、沾满污泥的破鞋真的象征着我出生的秘密。为什么要用破鞋来象征？

那小姑娘比我幸福，至少她还见到了爸爸，小时候还能被爸爸放在脖子上，对着夏夜星空，讲好听的故事。我去想象那甜甜的日子，想象中的我那么真实，可父亲却总像一缕淡淡的烟，飘忽不定。

我说：“你说个故事，爸爸，我真想听。我想听听你的声音。你说小红帽的故事，或者说个狼来了，只要你说，说谎的孩子是坏孩子，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很真诚。你就说一个字吧！你对我说一个字，这个世界就属于我了。如果你不说，我永远被放逐在这世界外面，永

远和别人不一样，永远是不知父亲是谁的怪孩子啊！”

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在乎是不是私生子，可现在我明白了。实际上我在乎。我在乎平常每个孩子都有的那种权利和心情。

可爸爸用看不见的眼光向我微笑一下，就抽身走了。爸爸的眼睛里有一种神圣的感情，但这眼神又那么飘忽那么渺茫，我只知道它是个微笑。我叫：“爸爸，你别丢下我走！”但爸爸一言不发地走远了。

我整天徘徊在自己的影子上。我真想在夕阳下，一脚踏着爸爸的影子，一脚踏着妈妈的影子，我就像两棵大树中间的一棵小树，被爸爸妈妈的枝条环抱着。于是，我很陶醉。但一棵树却消失了。我使劲向天空喊：“回来吧！”宇宙里回荡着同样的话音，一直传得很远很远，但总也传不到爸爸的那个角落。

爸爸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

1983.5.17.

老师突然说要换位子。马上就要毕业考试，大家脸上都有点儿决一死战的模样。宁歌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说什么也不肯换。老师莫名其妙，她看着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动弹的宁歌，非让她换，老师的尊严是不能随便被侵犯的。那时宁歌瘦小而苍白，像张照片似的一动

不动，死死坚守着这潮湿的、靠窗的墙角。

老师总觉得自己弄不懂宁歌。她穿得破，只有一件大红的滑雪衣，做操时候一弯腰，会露出破得像棉絮一样的毛衣。她不合群，从来不和班上的男女孩子一齐在操场上疯，总坐在一边看厚厚的书，书很破烂，绝不是学校图书馆借来的。有一次走过这孩子身边看一眼，是一本《呼啸山庄》。宁歌细细的脖子几乎弯到书本里去了，老师轻轻敲桌子：“宁歌，注意保护视力。”

宁歌却受了惊吓似的抬起头，警惕地打量着老师，那神情拒人以千里之外。

老师的心凉了。她本来想，这么个可怜孩子，老师弯下腰去叫她爱护眼睛，她该感动，该温顺得像水。老师老了，但还保持着她作为一个教师的浪漫，她想大约这孩子会把她看成唯一的温暖，这是老师的幸福。但劈面撞见这种眼睛，她完全不像孩子，喜欢看大人才看的国外书，复杂呢。老师心里想。有时候，一个儿童工作者的精神支柱，有许多要依仗于孩子的信任、依恋和崇拜，认定自己是温柔的保护神。没有了，心里惆怅，愤怒，爱不起来。这也是后来宁歌龙中的班主任何老师面临的精神打击，宁歌的警惕和独立意识像粗砂纸一样搓皱了她的脸，和她几十年牢牢树立起来的教师的伟大感。老师觉得这是为她好是爱护她，但宁歌却只去听从